

破冰人



JOHN GARDNER 著・謝瑤玲 譯

007
情報員
最新暢銷小說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九二九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一五四

破 冰 人
ICBEREAKER

原 著：JOHN GARDNER

譯 者：謝 瑤 玲

發行人：平 鑫 濤

出版經理：張 柱 國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電 話：7003422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政劃撥10426帳戶
電 話：7003422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菁·陳昱芊·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仲衍倫·戴國光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瑤玲

編輯顧問：陳麗華

策 劃：施寄青

美術設計：吳璧人·楊蓉蓉·

校 對：曾美珠·劉秋城·鮑秀珍
丁慧瑜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著 作 權 執 照 字 號 台 內 著 字 第 24058 號

第一版：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九月

這一版：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六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

本書定價：新台幣100元·

當代名著精選154

破冰人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令人大開眼界，獲益不淺，兩年多來，每星期一本，從不脫期，真了不起，何等魄力！多少心血！譯文的水準極高，至少都是流暢可誦的白話文，句子一點也不西化贅扭，人名也譯得好，看起來一點也不費力和精神去猜度，似乎已找到一個規範。近三月來接連看了數十種，對美國暢銷書有了新的認識，像羅勃·勒德倫的兩冊間諜小說「龍爭虎鬥」和「死亡拼圖」，佈局奇幻、氣氛緊張，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令人嘆為觀止，相形之下，佛萊明的○七成為小兒科，類似的小說如「第二夫人」、「天恨」等也各有其長。其餘如「飄零的花瓣」極有吸引力，「四季」果然別具風格，當然有幾冊我個人並不喜愛，但不翻則無法認識當代美國文壇的全貌。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主任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主要人物表

詹姆士·龐德 (James Bond)

——英國著名的〇〇七情報員。

M ——英國情報組織的首腦，〇〇七的上司。

寶拉·韋克 (Paula Vacker)

——〇〇七的多年好友，美麗的芬蘭女情報員。

埃涅·杜狄 (Arne Tuder)

——化名康瑞·葛羅伯爵，恐怖組織NSAA的領袖。

可亞·莫索洛夫 (Kolya Mosolov)

——俄國情報組織KGB的一員，破冰人的發起人。

勃雷·翟比士 (Brad Tirpitz)

——美國中央情報局幹練的情報員，綽號『壞』勃雷。

莉芙·殷貝 (Rivke Ingber)

——以前叫安妮·杜狄，埃涅·杜狄之女，改名後成為以色列情報組織莫塞德的一員。

克里夫·達利 (Clifford Daily)

——英國情報員，〇〇七在破冰人行動中的前任者。

第一章 的黎波里事件

利比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的軍事暨貿易使節團駐地，位於首都的黎波里東南約莫十五公里處。該處緊臨海岸，四周圍有濃郁的尤加利樹、蒼鬱的龍柏和高聳的松樹，十分隱密。

這裏的氣氛很容易使人誤會是監獄。整個蠶豆形的區域被三道高達六公尺的圍籬所封閉，每道圍籬上並加有一公尺倒鉤的通電鐵絲。

夜晚，除了開着武裝吉普車的巡邏隊按時在外圍繞圈巡視外，隱約還可聽見兇猛的狗吠聲透過圍籬傳出。

駐地的建築簡潔實用；一排低矮的木造營房是給駐守的兵士居住的，另外還有兩幢較舒適的『旅館』——一幢用來招待外國的軍事代表團，另一幢是利比亞本國代表團的住所。

在這兩幢旅館之間，還有一棟顯眼的平房。這棟平房的牆壁起碼有一公尺厚，但粉紅色的灰泥和

拱形的迴廊巧飾了它的堅實。踏上幾級台階後就是正門，一進門，正中央有一條走廊直抵內部，走廊兩側是行政部門和一間無線電通訊室，盡端是兩扇結實的厚門，通向一個長而狹的房間，房裏一無裝飾，只有一張巨大的會議桌，桌旁的座椅，以及放映影片、錄影帶和幻燈片的設備。

這是整個駐地最重要的房間，雖沒有窗戶，空氣調節機却鎮日開着，另一個出入口是盡端的一扇小鐵門，通常清潔工人和安全人員都由此門進出。

『軍事暨貿易使節團駐地』每年約使用五、六次，西方民主國家的情報機構總是儘可能監視着駐地內的活動。

出事的那天早上，駐地內的工作人員大約有一百四十人。

密切注意中東事件的西方各國政府，都知道有一項協定達成了。雖然官方宣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軍火充足的利比亞將會再獲得更多的飛彈、飛機及各種軍事武器。

談判的最後階段始於九點十五分，雙方恪守外交禮節。各包含二十位團員的利比亞和蘇俄代表團，在粉紅色灰泥平房外聚合，照例互相寒暄過後，便一起入內，穿過走廊到達末端那兩扇厚門前，兩位武裝衛兵爲他們把門打開。

雙方代表團團員魚貫入內，但突然間所有的人員都停住了，爲眼前的景象愕然不動。

在房間另一頭，有十個穿着制服的人成弧形站開，他們穿着戰鬥上衣，灰色丁尼布長褲，褲腳塞進皮靴內。他們的臉上罩着細網子，被頭上黑色的貝雷帽緊緊固定住，帽子上各有一枚閃亮亮的銀徽。

章，使他們整個人更顯得兇惡。徽章上刻有「NSA」四個字母，字母上有一個骷髏頭，同時還有一個閃電符號。

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利比亞軍方在雙方代表團會集於平房外的前十分鐘才剛檢查過整個房間。十個人都採射擊姿勢站着——右腿踏向前一步，膝蓋微彎，機槍——或是自動步槍——的槍托緊扣向腰骨。十枝槍的槍口對準了已踏入房內的代表團團員，以及仍站在外面走廊上的落後者。約莫有兩秒鐘，所有的人都呆立不動，然後，在驚慌和混亂爆開的同時，射擊也開始了。

十枝自動武器不約而同地冒出火花，朝門口射擊，子彈應聲飛入肉和骨頭中，留下了鮮紅的印記。

這一陣掃射不到一分鐘便停止了，但到了此時，蘇俄和利比亞雙方代表團團員只剩六個人仍在苟延殘喘，其他的非死即已受了致命性的重傷。也一直到這個時候，利比亞的軍隊和安全人員才採取行動。

暗殺小組受過極佳的訓練，接下來持續了一刻鐘的槍戰只射死了仍留在房裏應付的三個入侵者，其餘的都已由後門逃出，但仍在駐地之內，採取防禦位置對抗利比亞軍隊。這一場廝殺又犧牲了二十個人的生命。最後，這十個刺客都倒在他們殺死的人之間，命歸黃泉，像某種奇怪的拼圖玩具般，躺臥在地上。

次日早上格林威治標準時九點，路透社接到了電話急報。幾分鐘內，新聞稿已發到世界各地的

大眾傳播機構，內容是：

『昨日凌晨，三架輕型飛機低飛通過了雷達偵察，熄了引擎，滑入利比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首都的黎波里市外，防衛森嚴的軍事營貿易使節團駐地。』

國家社會主義行動軍（NSAA）的行動小組神不知鬼不覺地跳傘登陸駐地之內。當天不久之後，該小組為國際法西斯主義出擊，持槍將許多參與意欲將共產黨意識型態進一步推廣的人射死；邪惡的共產主義對世界安全及穩定仍是不可忽視的威脅。

我們為這個行動小組的成員在履行高貴的任務時英勇捐軀而哀悼，但也為他們感到光榮。這個小組是我們第一師的中堅份子。

這件事對共產國家和非共產國家，或者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交往和貿易，將會有迅速的影響。我們當把共產集團從自由世界的其他地區驅逐出去。

這是國家社會主義行動軍最高司令部的第一號公報。』

當此之時，並沒有人為這個國家社會主義行動軍小組所持用的都是俄製武器感到奇怪：六挺卡拉須尼夫式PPK輕型機槍，以及四枝極有效的輕型AKM攻擊步槍。事實上，由於恐怖主義的橫行已

是司空見慣，許多傳播媒介將NSAA視為法西斯狂熱份子的一個小集團，而這次的突擊自然成為許多標題之中的一項而已。

這件被稱之為『的黎波里事件』的狙擊發生了大約一個月後，五個英國共產黨員設宴款待三個至倫敦做友好親善訪問的俄國共產黨員。

晚宴地點是在特拉法加廣場附近的一幢宅邸中，餐後咖啡剛端上不久，前門的門鈴響起，主人便起身應門。三個俄國客人帶來的幾瓶上好伏特加，使得在場的每個人都已酩酊大醉。

站在前門外的四個人穿着輔助正規軍制服，和的黎波里事件的突擊小組裝扮一模一樣。

主人是英國共產黨傑出的黨員，被射死在他自己的門階上。另外四個英國人和三個俄國人也在幾秒鐘之內相繼遇害。

兇手迅速撤退，並未被逮捕。

經過驗屍後，這八名受害者身上的槍傷都是俄製武器所造成的——可能是馬卡洛夫式或史達克金式的自動步槍。就連子彈也是俄國的成品。

第二天早上格林威治標準時九點，國家社會主義行動軍最高司令部的第二號公報發佈了。這回，行動小組被稱之為『阿道夫·希特勒指揮部』的一支。

接下來的一年，由NSAA最高司令部所指示的刺殺『事件』，共有三十多起成為標題新聞。

在西柏林、波昂、巴黎、華盛頓、羅馬、紐約、倫敦——第二次出事——馬德里、米蘭和中東的幾個城市，許多著名而傑出的共產黨員被殺，和這些共產黨員有正式或友善交往的人也一併遇害。在這些受害者中，有三個敢於坦率直言的英國與美國工會會員。

狙擊小組的士兵也都喪失了性命，但沒有人被俘虜；有四次，NSAA的人爲了避免被捕而自殺身亡。

每一次狙擊都十分迅速，顯然事前有過周密的計劃，執行之時更有高度的軍事準確性。每次事件之後，最高司令部無可避免的必會發表公報，用詞正如各種空論一樣的矯揉做作。每一篇公報都詳細描述了涉及該次事件的行動小組。

這些古舊的名字使人憶起惡名昭彰的德國第三政府——希姆萊武裝禁衛隊小組；海德利屈分隊；赫曼·高林攻擊分遣隊；第一英契曼指揮部。對於全世界的警力和安全組織而言，就只有這一點是不變的：唯一的線索。死去的NSAA男女隊員屍體上，找不到任何證據；他們似乎一出世便已隸屬於NSAA，甚至並無童稚的階段。沒有一具死屍的身分是可以辨明的。法醫們爲小小的疑點而絞盡腦汁；安全機構調查他們的進程；失蹤人口辦事處也着手探查。結果一無所獲。

有一家報紙寫了一篇通俗劇般的社論，語氣和一九四〇年代某些電影海報的廣告用語不無類似：

「他們不知來自何處，殺人，身亡，或消失——回到他們的巢窟。這些人是不是